

古典文學 佳作 吳懿倫

個人簡介：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一年級
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畢業，政治大學中文所就讀中。

解詩人九首並序

《毛詩序》曰：「詩者，志之所之也。在心為志，發言為詩，情動於衷而形於言。」鍾嶸《詩品》亦有言：「氣之動物，物之感人，故搖盪性情，形諸舞詠。」夫詩之一道，大抵不過性情所至耳。然上下求索，千載以降作詩者多、論詩者眾，其體故敷衍變化，其旨亦隨之推移。問道於古，時覺反為之所惑耳。若自問詩之者何？恐余意無言也。

後適逢詩學一課之開，余欣然而往。修習既久，沉浸遂深，諸家之言，往復胸懷。始知詩之一道，與各朝背景相關至大矣。前人所推崇之詩人，後人恐未必然；一代所共遵之法，後世亦或駁之。鑑古知今，細思今所意不易之理，或亦唯其可易方是不易之本也。數月既過，心似有悟，然若自問詩之者何？恐仍無言也。

一日夢覺，旭日初昇，心有所感：概古來論詩者，其論雖多有不同，唯其求學不倦之心，千年一也。遂起詠詩之心，惟篇幅所限，豈得容悠悠千載文人？反覆推敲，自鍾嶸以下，擇其九人詠之，不以優劣論，蓋唯心之所至耳。詩既成，幾番吟詠，雖覺以所學為詩，頗有索然無味之感，然先哲容貌，恍在其字句之中，吾輩見之，亦當孜孜矻矻以學之。文天祥〈正氣歌〉名垂千古，余獨愛「風簷展書讀，古道照顏色」一句，料亦由此也。復問詩之者何？雖仍無言，已不待言矣。

詠鍾嶸

朱紫由來競奪之（1），一書定品始言詩（2）。

雅詞尋覓求無處，情性翻騰會有時（3）。

雖識陳王才獨逸，未知靖節氣猶奇（4）。

亂岩難截長流遠，不誤奇文百世師。

註1：鍾嶸認為時人作詩之風盛然無準則，《詩品序》中有「淄繩並泛，朱紫相奪，暄議競起，準的無依」之語。

註2：鍾嶸所作《詩品》有極高文學地位，清代章學誠曾評價：「《詩品》之於論詩，視《文心雕龍》之於論文，皆專門名家，勒為成書之初祖也。」

註3：鍾嶸認為詩句應直尋而得，《詩品序》中言：「至乎吟詠情性，亦何貴於用事？……觀古今勝語，多非補假，皆由直尋。」

註 4：鍾嶸《詩品》極為推崇曹植，且將其定為上品；陶淵明於《詩品》位於中品，向為歷代文人所爭議。

詠司空圖

山中無食亦無憂（1），日日言詩論不休。
對酒當歌生百歲（2），含苞欲放盡風流（3）。
王詞澄澹格猶舉，賈句驚人體未收。（4）
醇在酸鹹諸味外（5），恰如雲上見高樓。

註 1：司空圖長年過著隱居生活，唐亡後絕食而死。

註 2：司空圖《二十四詩品》中論曠達有「生者百歲，相去幾何」之句。

註 3：《二十四詩品》論含蓄開篇云「不著一字，盡得風流」。

註 4：司空圖《與李生論詩書》中說道：「王右丞、韋蘇州澄澹精緻，格在其中，豈妨於適舉哉？賈浪仙誠有警句，視其全篇，……亦為體之不備也，矧其下者哉！」

註 5：司空圖以味喻詩，有「知其酸鹹之外，醇美者有所之耳」之言。（《與李生論詩書》）

詠嚴羽

奪胎點鐵（1）自成風，不共諸公與世同（2）。
逸趣別材詩有道，空音水月意無窮。（3）
熟詞必出熟參裡，妙語應藏妙悟中。（4）
畫地未遮開闢意，悠悠百載尚崇功。

註 1：指江西詩派的「奪胎換骨法」、「點鐵成金法」。

註 2：嚴羽反對時人作詩風氣，《滄浪詩話》中言：「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，遂以文字為詩，以才學為詩，以議論為詩。」

註 3：《滄浪詩話》：中提及「夫詩有別材，非關書也；詩有別趣，非關理也。……如空中之音，相中之色，水中之月，鏡中之象，言有盡而意無窮。」

註 4：嚴羽論詩時有以禪喻詩之例。《滄浪詩話》中有「大抵禪道惟在妙悟、詩道亦在妙悟」之語。又有「詩道如是也。若以為不然，則是見詩之不廣，參詩之不熟耳。試取漢、魏之詩而熟參之，次取晉、宋之詩而熟參之……」云云。

詠李夢陽

曲水高山盡物情，風雲月露更難鳴（1）。

獨行與世甘相敵，同道逢人苦互輕（2）。
空守格調萬世法，徒餘摹擬百年名。
民間自有真詩在（3），何慮古風不復明？

- 註1：李夢陽崇唐詩而鄙宋詩，《缶音集序》曾言：「宋人主理做理語，於是薄風雲月露，一切剷去不為。」
- 註2：李夢陽與何景明同屬明代前七子之列，但二人因理念差異而頗有爭執，如何景明《與李空同論詩書》、李夢陽《駁何氏論文書》、《再與何氏書》等等。
- 註3：李夢陽《詩集自序》呈現其晚年的思想轉變，有「今真詩乃在民間」之語。

詠王世貞

勿學庸浮漢後書，為詩亦自有應如（1）。
遍翻元宋難驅斥，涵詠盛唐易化虛（2）。
格調才思相作本（3），響沉虛實各隨居（4）。
晚來始識當年誤（5），徒嘆時風不得除。

- 註1：王世貞認為文以西漢為高、詩以盛唐為極，《藝苑卮言》言：「西京之文實，東京之文弱」、「六朝之文浮」、「唐之文庸」、「宋之文陋」、「元無文」，詩則「盛唐其則也」。
- 註2：《藝苑卮言》言：「李獻吉勸人勿讀唐以後文，吾始甚狹之，今乃信其然耳。記聞既雜，下筆之際，自然於筆端攪擾，驅斥為難……須銓擇佳者，熟讀涵泳之，令其漸漬汪洋。」
- 註3：《藝苑卮言》有論格調之語：「才生思，思生調，調生格。思即才之用，調即思之境，格即調之界。」
- 註4：王世貞認為寫詩有篇法、句法、字法，其中「字法有虛有實、有沉有響」。（《藝苑卮言》）
- 註5：王世貞晚年在《書西涯古樂府後》曾悔早年的詩論觀：「余作《藝苑卮言》時，年未四十，方與于麟輩是古非今。……姑隨事改正，誤令多誤後人而已。」

詠王士禎

誰道沉吟太費心，真龍須向此間尋（1）。
既崇李杜（2）高才絕，更慕孟王（3）幽意深。
矗立文壇堪典範，遙思古哲亦知音（4）。
莫言神韻空清遠，〈秋柳〉（5）詩名說到今。

- 註 1：王士禎曾謂詩應如雲中之龍，時露一鱗一爪，趙執信曾著《談龍錄》攻之。
- 註 2：王士禎在《詩友詩傳錄》云：「七言古詩若李太白、杜子美、韓退之三家橫絕萬古，後之追風躡影，為蘇長公一人而已。」
- 註 3：王士禎在其著作如《唐賢三昧集》、《池北偶談》中十分推崇王維、孟浩然二人。
- 註 4：王士禎三十歲時作有〈仿元遺山論詩絕句〉三十首，相當程度地反映其詩學觀點。
- 註 5：王士禎二十四歲時寫下〈秋柳〉詩四首，名動一時，從此文名大噪。

詠沈德潛

向知為學如觀海，先識源頭何地來。(1)
 體要分明奔處險(2)，氣須敦厚怨時衰(3)。
 不從前調同《三昧》，獨領詩壇自《別裁》。(4)
 李杜風姿高格在(5)，長留氣象待人開。

- 註 1：沈德潛《古詩源序》言：「詩至有唐而極盛，然詩之盛，非詩之源也。今夫觀水者，至觀海止矣。……《記》曰：『祭川者先河後海。』重其源也。」
- 註 2：沈德潛《唐詩別裁集》中辨體觀念濃厚，且有「杜工部沉雄激壯，奔放險幻」之語。
- 註 3：沈德潛認為詩應溫柔敦厚，如其《清詩別裁集》有「而其立言一歸於溫柔敦厚，無古今一也」之語。又曾評劉駕〈棄婦〉「見婦之不當棄也。怨而不怒，高於顧況之作。」
- 註 4：王士禎《唐賢三昧集》之地位崇高，沈德潛後著《唐詩別裁集》，選詩多有不同，如多選李杜詩為王所無。
- 註 5：沈德潛於《唐詩別裁集》極為推崇李杜，如初刻本的序中自言：「是集以李、杜為宗，玄圃夜光，五湖原泉，彙集卷內，別於諸家選本。」

詠袁枚

巧匠鑄刀融有道，良醫捉藥治依方。
 將軍學此當戰死，墨客循之枉費忙。
 朝上民生輕過耳，花前何事細端詳？
 群蜂往復釀新蜜，遙想飯桌來日香。

詠王國維

本是凡塵一代春，此身何奈誤王臣(1)。
 空嘲只識尼山古(2)，枉負曾書後主真(3)。

桃李相傳（4）留史冊，皮囊何懼共魚鱗（5）？
平生好作人間語（6），不作人間庸碌人。

註 1：王國維曾應溥儀之詔入值南書房，為溥儀師。

註 2：羅振玉曾勸王國維轉攻尼山之學（國學），王國維日後曾與狩野直喜說到自己不懂（他早年曾花數年鑽研的）西洋哲學。前見羅振玉〈海寧王忠愍公傳〉，後見狩野直喜〈憶王靜安君〉

註 3：王國維《人間詞話》主張「真景物、真感情」，且極推崇李煜。另曾對李煜有「性情真」之評價。

註 4：王國維曾任清華大學之教授。

註 5：王國維於民國十六年在頤和園投湖自盡。

註 6：王國維除著有《人間詞話》外，尚有《人間詞》甲乙稿。其現存 116 首詞作中（散錄於《人間詞》與《觀堂集林》），共有 37 首詞使用「人間」一詞。